B.
126
S415
V.2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雨香清談卷十一目錄

撲殺健胡　弔賈誼文
杜蘭香歌　對儒
學箴　詠史詩
東征賦　三國贊頌
北征賦　奉揚仁風
正淮論　西堂降問
飛鳥入夢　勝我也
雀集蘭生　筝賦

拜墓賦詩　布帆無恙
了語危語　漸入佳境
丹青妙絕　發廚竊畫
老婢聲　給以柳葉
三絕　連榻
獸炭　杜姥壽考
皮裏春秋　非人臣卦
第五之名　遺以新帽
風流　犀杷麈尾

連狀白之　開倉賑䘏
阿大非爾及　呼爲小子
撫一絃琴　子識火乎
宿白社中　石竹子
耦耕沮溺　女巫作法
木人石心　不言三十六載
執研涕泣　劉楊優劣論
臘夕盜樹　正天論
墨辯　無化論

烏丸家兒能事卿　　錢神論
探獸横骨　　墾荒立表
石囷　　觀其眞趣
發被露形　　闇中取物
銘詩石壁　　自制師服
求死不得　　溲瓦作碑
破琴　　悉令種秫
伸脚令度　　聆刀
天使爲酒藏吏　　本命在申

擇日登阼　雷在軍前

武昌山作八字　厭勝之術

筮易厭勝　荆蘸致富

兩晉淸談卷十一

華亭王如金善香氏校

撲殺犍胡　庾闡字仲初潁川鄢陵人父東以勇力聞

武帝時有西域犍胡趫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

募勇士唯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

弔賈誼文　庾闡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弔賈誼其辭

曰中興二十三載余忝守衡南鼓枻三江路次巴

陵望君山而過洞庭涉湘川而觀汨水臨賈生投

書之川慨以永懷矣及造長沙觀其遺像喟然有

感乃弔之云偉哉蘭生而芳玉產而潔陽葩熙冰

寒松負雪莫邪挺鍔天驥汗血苟云其儁誰與比傑是以高明倬茂獨發奇秀道卒天真不議世疚煥乎若望舒曜景而焯羣星矯乎若翔鸞拊翼而逸宇宙也飛榮洛汭擢穎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瑻瑻其璞巖巖其峯信道居正而以天下為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絃悲聲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雖有惠音莫過韶濩雖有騰鱗終仆一壑嗚呼大庭既邈元風悠緬皇道不以智隆上德不以仁顯三王親譽其軌可仰而

標霸功雖逸其途可鑿而闕悲矣先生何命之蹇懷寶如玉而生運之淺昔皐陶謨虞呂尚歸昌德協充符乃應帝王夸吾相桓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臭若蘭芳是以道隱則蠖屈數感則鳳覩若栖不擇木翔非九五雖曰玉折儁才何補夫心非死灰智必存形形托神川故能全生奈何蘭膏揚芳漢庭摧景飈風獨喪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圯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弔寄之淥水

杜蘭香歌　曹毗字輔佐譙國人時桂陽張碩爲神女
杜蘭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詩嘲之并續蘭香歌十
篇甚有文彩

對儒　毗爲下邳太守以名位不至著對儒以自釋

學箴　李充字宏度江夏人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
之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幼好刑名之學深
抑虛浮之士嘗著學箴

詠史詩　袁宏字彥伯侍中猷之孫父勗臨汝令宏
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

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
與左右微服汎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旣清會辭
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
詩卽其咏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卽迎升舟與
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

東征賦　宏爲東征賦賦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
桓彝時伏滔先在温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
不答温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
問後遊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問

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啟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宏卽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也溫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公勳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對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讚胡奴乃止

三國贊頌　宏覽三國志作名臣頌并贊

北征賦　宏從桓温北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温坐温令滔讀宏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楚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徙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温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余

心遡流風而獨篤珣諷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固當共推此生

奉揚仁風　宏機對辯速謝安甚重之後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謝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嘆其率而能要焉

正淮論　伏滔字元度平昌安邱人從桓溫伐袁眞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

西堂降問　孝武帝嘗會於西堂伏滔預坐還下車先
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
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

飛鳥入夢　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少有志尚嘗晝
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叔母朱
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藻思日新

勝我也　桓溫嘗使含詣謝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
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所檢劾含曰公謂尚
何如人溫曰勝我也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耶故

一無所問温奇之

雀集蘭生　舍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人以爲德行之感

箏賦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嘗成箏賦謂人曰吾賦之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

拜墓賦詩　愷之桓温引爲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暱温薨後愷之拜温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

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愷之好諧謔人
多愛狎之

布帆無恙　愷之爲殷仲堪參軍深被眷接仲堪在荆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箋曰地名破冢眞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了語危語　桓元與愷之同在殷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元曰白布纏棺樹旒旐仲堪曰投魚深淵放飛鳥復作危語元曰矛頭淅

米劒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仲堪眇一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

漸入佳境　愷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

丹青妙絕　愷之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媸本無闗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鄰女挑之勿

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
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嵇
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恒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
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
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
子宜置邱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
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其上使
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

發廚竊畫　愷之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元皆其

深所珍惜者元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也

老婢聲　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又爲吟咏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咏瞻每遥賛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己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

紿以柳葉　愷之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桓元嘗以

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

已愷之喜引葉自蔽元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

也甚珍之

三絶　愷之在桓温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

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絶才絶畫絶癡

絶

連榻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時杜預拜

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

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坐客耶遂不坐而去

獸炭　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温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遊讌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

杜姥壽考　杜乂字宏理成恭皇后父預之孫也乂無男生后而早終妻裴氏婺居養后以禮自防甚有德音壽考百姓號曰杜姥

皮裏春秋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於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

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非人臣卦　裒總角時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駭然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尙書事持節都督刺史如故

第五之名　何準字幼道兄充爲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

言

遺以新帽　王濛字仲祖新淦令訥之子也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

風流　濛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

犀把麈尾　濛疾篤於燈下轉麈尾視之嘆曰如此人
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把麈
尾置棺中因慟絶久之謝安亦嘗稱美濛云王長
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
連狀白之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濛之子也爲
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
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爲會稽王輔政蘊輙連狀白
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
不得者無怨焉

開倉賑卹　蘊爲吳興太守屬郡荒人饑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賑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

阿大非爾友　蘊爲會稽太守時王忱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故恭曰與阿大語蟬聯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

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爲知人

呼爲小子　蘊子爽字季明強正有志力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爲遺詔爽拒之曰大行宴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爲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兩宮何小子之有

撫一絃琴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

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
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
子識火乎　登嘗往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
與語登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
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
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
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
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
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

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媿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宿白社中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遥吟哢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綿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

以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迷邦京答之以詩

石竹子　京在洛陽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

唯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

耦畊沮溺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蠘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

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汚共泥若汚隆之間自當耦畊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

女巫作法　統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紿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

爲喜慶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
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佪舞靈談鬼笑飛
觸挑抃酬酢翩翻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籬直出
木人石心　統毋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
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闐車服燭路統時在
船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
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
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
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

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撚柂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鯔鰞躍後作鯆⿰魚孚引飛鴿首掇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卽俛而不答充又謂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

化猶存百姓感咏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嘆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僉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囀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潄天雲雨響集叱咤讙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煙起王公已下止之乃已諸人相顧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illegible]歎

之聲便彷彿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訶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覬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襴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不言三十六載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

丹之孫雅亮貞正有丹風仕魏爲太宰中郎時齊王芳被廢遷於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羣官會議粲又不到因佯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恒侍左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伺其顏色以知其旨至晉武帝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

執硏涕泣　粲子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

劉揚優劣論　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作劉揚優劣論文多不載

臘夕盜樹　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媿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媿爲

正天論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元康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臣按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

上求下羣公卿士考論著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無據驗甘即刑戮以彰虛妄之罪事遂不報

墨辯　勝注墨辯其序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全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必有形察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

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
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
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

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
極天下之汚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
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
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
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
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畧解指歸以俟

若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無化論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及楊后廢養因遊太學升堂嘆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旣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

烏丸家兒能事卿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志注穀梁京

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爲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答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卽堪爲郎矣遂决意用之

錢神論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

探獸横骨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隱居大辟山中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横骨乃以手

採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於其室前

墾荒立表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

石囷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薪人問徑僅得還家或云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

觀其眞趣　楊軻天水人石季龍嗣僞位徵之舍之於永昌乙第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嘆有深致季龍欲觀其眞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

發被露形　軻嘗臥土牀覆以布被倮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答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頽然無驚怒之

狀於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
闇中取物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人有喪葬輒
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
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闇中取物如晝無差
銘詩石壁　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不應州郡辟命
唯與陰顒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像於
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
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
儀鳴鐃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嘆曰名

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后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惟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自制師服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師事郭荷盡傳其業及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於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柏實以輕身

求死不得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靜寡欲入太平

山十餘年鎭軍郄愔召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爲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溲瓦作碑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元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嘆

破琴　逵善鼓琴武陵王晞聞而召之逵對使者破琴

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睎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

悉令種秫　陶潛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我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伸脚令度　潛無履刺史王宏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伸脚令度焉宏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舁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有羡於

華軒也

盼刀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學天文善風角時甘卓為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為盼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為王敦所害

天使為酒藏吏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為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為

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

本命在申　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冶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爍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卽移居東府病遂差

擇日登阼　元帝將登阼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丙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者越王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主盡出上下盡空德將出游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

曰越王爲吳所囚雖當時遜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今大王內無含告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何爲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耶乃從之

雷在軍前　梁國人反逐太守袁晏祖約欲討之而未決洋曰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剋約從之果平梁城

武昌山作八字　咸康初庾亮鎮武昌洋言於亮曰武

昌土地有山無林正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未上創立宮城至巳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

厭勝之術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為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占卜能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為筮之使畫作野豬著臥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復魄友為筮之令以丹

畫版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鄣泥臥上立愈

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爲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鼉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著牕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

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

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歸
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洪後爲廣陽領校遭母
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出告從者速裝束吾
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草行何急復去
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往苦留之
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歘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
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
殯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
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

鸜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爲善不獲將成禍佑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鸜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之佑乃遷石頭督護后爲吳郡太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于寶問其故友曰筮卦用五行相生殺如按方投藥治病以冷熱相救其差與不差不可必也

筮易厭勝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

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臥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嘷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嘷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沭猴繫母臂令旁人槌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卽爲犬所咋死母病遂差

荆鞭致富　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爲一卦智乃爲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

管郭之奇　愼莫賣宅
畫水而渡　竊響牽船
留水一器　塞孔洗腸
咒鉢生蓮　勑龍取水
相輪鈴音　洒水回生
以季龍為海鷗　取酒巽火
棘子成林　埜石而去
服細石子　占夢

占夢無書　化爲旋風

衣架逾高　牽三歌讖

日誦千偈　强妻王女

燒繩投水　實相論

聚針盈鉢　戲别三百年

唯舌不爛　錫杖

反覆錦被　新婦得配參軍

鍾郝禮法　封鮓責侃

訓子忠義　屈節爲汝家妾

小女突圍　毛詩佳句
詠雪　天壤王郎
小郎解圍　頃所未見
林下閨房　椒花頌
窺制檄文　諫起𪅂儀殿
宣文君　織錦迴文
穢王之印　穿背力作
蘇塗　扁頭
雒常　剖脇而生

寶殿　殺妓

打唾壺　振袖擊鼓

如廁　開閤驅婢

試啼　復讐

面有七星　常山蛇勢

誤鳴進鼓　五似五恨

攀柳泫然　畢犴太牛

七梓　可人可人

窺尼倮浴　先帝靈見

此君小異
落帽
漸近使之然
夜呑流星
五湖長
發詔改姓名
充隱
蒲博而取
頗似轜車
徘徊輿
桓詔
此樹婆娑
讀書半袁豹
飛豹
天上京兆
潛養遺孤
山頭望廷尉
破魚得刀

長生人　水仙

兩晉清談卷十二　　　　　　華亭王如金善香氏校

管郭之奇　杜不愆廬江人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平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之卿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盛置東簷下却后九日丙午日午時必當有雌雉飛來與交既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

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丙午日超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宴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

愼莫賣宅　隗炤汝陰人善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愼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后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

輙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乃悟曰賢夫何善妻曰善易而未嘗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撫掌而嘆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鄉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

青瓮覆以銅盤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畫水而渡　吳猛豫章人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

竊箸牽船　辛靈豫章建昌人時順陽樊長賓爲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箸一雙靈作而未輸或竊之俄而竊者心痛靈呼之曰

爾得無竊我箸乎竊者不應有頃愈急靈曰若爾
不以情告我者今眞死矣竊者急遽乃首出之靈
於是飲之以水病立愈行人由此敬畏之船成當
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
已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牽之乃手執箸惟
用百人而船去如流衆驚爲神
留水一器　呂猗母皇氏得痿痺病十有餘年靈療之
去皇氏數尺而坐寘目寂然有頃顧謂猗曰扶夫
人令起猗曰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倉卒起郭靈

曰但試扶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扶即能自行由此遂愈皇氏自以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器令食之每取水輒以新水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

塞孔洗腸　佛圖澄天竺人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元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又常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

五臟六腑洗之訖還納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

呪鉢生蓮　郭黑略薦佛圖澄於石勒勒試以智術澄卽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耀日勒由此信之

勅龍取水　襄國城壍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取水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

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

相輪鈴音　劉曜自攻洛陽石勒將救之羣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秃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秃當捉也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潔齋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晳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

勒甚悅遂赴洛拒曜生擒之

洒水固生　石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嘆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洒而咒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

以季龍爲海鷗　初石勒死季龍僭位遷都於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又使司空李農

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公游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也

取酒噀火　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乃取酒噀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

棘子成林　石季龍大享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

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

葬石而去　石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書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髮仿佛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啟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

龍掘而視之唯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

服細石子　單道開敦煌人常衣粗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臥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

占夢　索紞字叔徹敦煌人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

經籍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紞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唯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問者

占夢無書　太守陰澹從紞索占書紞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紞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

化爲旋風　孟欽洛陽人善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

赴之苻堅召詣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欻至融留之遂大讌羣僚酒酣日左右收欻欻化爲旋風飛出第外頭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距戰或前谿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復見於青州苻朗尋之入於海島

衣架逾高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逾高而屋

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
牽三歌讖　姚萇入長安禮王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
隨每事諮之萇既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
登定天下不嘉曰畧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畧
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
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
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
壇哭之贈太師謚曰文及萇死萇子興字子畧方
殺登畧得之謂也嘉死之日人有隴上見之其所

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

日誦千偈　鳩摩羅什天竺人世為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為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既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携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

諸論及陰陽星筭莫不俱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
爲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羅什自得
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爲化諸學者皆師焉
强妻王氏　苻堅聞羅什之名使呂光伐龜茲國乃獲
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强妻以龜茲
王女羅什拒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
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全閉密室羅什被
逼遂妻之
燒繩投水　中書監張資病呂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

人羅叉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叉誑
詐告資曰叉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
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
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
繩叉療果無效

實相論　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
國師之禮仍使入西明閣及逍遥園譯出衆經羅
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義旨既覽舊經多有紕繆
於是興使沙門僧䂮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

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

羅什傳寫羅什每為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畧異同

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爲

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

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嘆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

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淡識者旣寡將何所論惟

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

聚針盈鉢　羅什嘗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

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座謂興曰有

二小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后不住僧坊別立廨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蓄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媿服乃止

戲別三百年　杯渡比邱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

唯舌不爛　羅什病死長安姚興於逍遥園依外國法
以火焚尸薪滅形碎唯舌不爛

錫杖　曇霍不知何許人禿髪傉檀時從河南來持一
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
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后日以還其
本主衣無所污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貴賤無毫
釐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
起而取之咸奇其神異莫能測也

反覆錦被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侍中毗之女也耽從

子祜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

新婦得配參軍　王渾妻鍾氏字琰頴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宏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咏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謂渾中弟淪也

鍾郝禮法　王渾妻鍾氏弟湛妻郝氏並有德行琰雖

貴門與郗雅相親重郗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
郗時稱鍾夫人之禮郗夫人之法云

封鮓責侃　陶侃母湛氏初侃父丹娉爲妾生侃少爲
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
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我乃
以增我憂矣

訓子忠義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
時蘇峻作亂潭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
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

爲累也乃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貿其所服環珮以爲軍資於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爲獨不潭即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謚定夫人

屈節爲汝家妾　周顗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少時在室顗父浚爲安東將軍時常出獵遇雨止絡秀家

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猪羊具數十人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父兄許之生顗及嵩謨顗等旣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顗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

小女突圍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

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為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為兄弟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毛詩佳句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辨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

謂有雅人深致

咏雪　謝安常內集俄而雪驟下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

天壤王郎　道韞初適王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歆胡謂謝朗羯謂謝元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又嘗譏元學植不進曰爲塵務經心爲天分有限邪

小郎解圍　王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頃所未見　道韞嫠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修整帶造於別榻道韞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

所問殊開人胸

林下閨房　謝氏同郡張元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元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椒花頌　劉臻妻陳氏聰辨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暎之永壽於萬

纂制檄文　何無忌毋劉氏征虜將軍建之女也少有

志節弟牢之爲桓元所害劉氏每啣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劉氏察其舉措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梯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仇耻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桓元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后果如其言

諫起鶉儀殿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僞太保殷女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傅母恒止之娥敦

習彌篤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歎服

性孝友善風儀進止聰旣僭位召爲右貴嬪甚寵

之俄拜爲后將起䳨儀殿以居之廷尉陳元達切

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勅左右停刑手

疏啟諫止之

宣文君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家世以儒學稱宋

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

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

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

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后爲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爲太常堅常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缺時博士盧壼對曰廢學旣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惟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

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缺自非此母無可以
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
人隔絳紗帳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
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織錦迴文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名蕙字若蘭善屬文
苻堅時滔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
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
惋凡八百四十字

樾王之印　夫餘國自先世以來未嘗被破其玉印文

稱穢王之印國中有古穢城本穢貊之城也

穿背力作　馬韓國中有所謂役及起築城隍年少勇健者皆鑿其背皮貫以大繩以杖搖繩終日讙呼力作不以爲痛

蘇塗　馬韓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謂爲天君又置別邑名曰蘇塗立大木懸鈴鼓其蘇塗之義有似西域浮屠也而所行善惡有異

褊頭　辰韓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以居之故或謂之秦韓初生子便以石押其頭使褊

雒常　肅愼氏一名挹婁有樹名雒常若中國有聖帝
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
剖脇而生　焉耆國王龍安夫人獪胡之女妊身十二
月剖脇而生子曰會立爲世子
寶殿　大秦國一名犂鞬有城邑其城周迴百餘里屋
宇皆以珊瑚爲梲栭琉璃爲牆壁水精爲柱礎其
王有五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
殺妓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時王愷石崇
以豪侈相尙愷常置酒敦與導俱在座有女妓吹

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

打唾壺　敦專縱漸貳於國帝引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后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

振袖擊鼓　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唯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枹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

如廁　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沈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怍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開閤驅婢　敦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斃左右諫之敦曰

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嘆異焉

試啼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生未期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

復讐　溫父彝爲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爲溫備溫詭稱弔者

得進刃彪於廣中并追二弟殺之

面有七星　温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温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

常山蛇勢　温伐蜀見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

誤鳴進鼓　温伐蜀與李勢將李權等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間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温戰於笮橋參

軍襲護戰殁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温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鄧嵩昝堅勸勢降乃面縛輿櫬請命温解縛焚櫬送於京師

五似五恨　温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温便潸然而泣温問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

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雖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

睡不怡者數日

攀柳泣然　温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瑯琊時

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

枝執條泣然流涕

景升大牛　温北伐過淮泗與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

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

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

温作色謂四坐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

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况宏坐中失色

七柈　溫性儉每晏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

可人可人　溫以雄武專朝覬覦非望或臥對親寮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

竊尼倮浴　有遠方比邱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倮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

叩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

先帝靈見　温入朝赴山陵拜時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答者言肥短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爲温所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温而與武陵王晞遊故温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爲祟因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於姑孰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己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

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時年六十

二

此君小異　孟嘉字萬年江夏鄳人(猛縣)吳司空宗曾孫也為庾亮從事時褚裒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為裒所得乃益器焉

落帽　嘉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

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温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温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卽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

漸近使之然　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温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答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答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

夜吞流星　桓元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温之孽子

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冏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元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字靈寶妳媪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見溫甚愛異之

五湖長　元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

發詔改姓名　元既得志乃發詔爲桓溫諱有姓名同者一皆改之

尭隱　元將爲篡逆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尭隱

蒲博而取　元性貪鄙好奇異尤好寶物珠玉不離於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己猶難逼奪之皆蒲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

頗似轜車　元既篡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於旗儀飾皆傾偃及小會西堂設妓樂殿上施絳綾帳縷黃金

爲顔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旒蘇羣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轜車亦王莽僊蓋之流也龍角所謂亢龍有悔者也

徘徊輿　元性好遊畋以體大不堪乘馬又作徘徊輿施轉關令迴動無滯

桓詔　元左右稱元爲桓詔桓亂諫曰詔者施於辭令不以爲稱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惟聞北虜以苻堅爲苻詔耳願陛下稽古帝則令萬世可法元日此事已行今宜勑罷之更爲不祥必其宜革可

待事平也

此樹婆娑　殷仲文旣從桓元之逆及帝反正仍爲鎭軍長史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譽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遷爲東陽太守意彌不平行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

讀書半袁豹　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

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飛豹　王彌東萊人入長廣山爲羣盜多權畧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擧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飛豹

天上京兆　王機兄矩字令式長沙人美姿容每出遊觀者盈路初爲南平太守豫討陳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答稱天上京兆被使召君爲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濟養遺孤　祖約逖之弟既爲石勒所誅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伎妾班賜諸胡初逖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逖庶子道重藏之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山頭望廷尉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庾亮徵之還都據不應命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

破魚得刀　錢唐杜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

長生人　孫恩字靈秀瑯琊人世奉五斗米道以妖術眩惑士庶自海攻上虞縣進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

水仙　恩屢敗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無數

華亭王太守善香先生少負異才腹飽群籍暮得一士旦以告人真宏獎風流博物君子也其鄴架所收如見聞則搜神述異十洲洞冥論議則瑣言因話東谷道山考訂則鼠璞雞肋資暇

辨疑箴規則家訓世範勸善省心靡不漬墨磨丹校讐完善此兩晉清談一書乃其鄉沈杲之孝廉所輯先生序而行之嗜古者必以為枕中之秘矣夫武進

徐書受跋